

敦煌學

第七輯

敦煌學會編印

STUDIES ON TUN-HUANG

VOLUME VII

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-Huang

Hwa Kang, Taipei Taiwan R. O. C. 1984

龍龕手鑑及其引用古文之研究

潘 重 規

「龍龕手鑑」是根據寫本文字編纂而成的字書，因此它所引用的古文，和它根據寫本這一事實有密切的關係。一般字書所引用的古文，多半是根據「說文解字」所稱的古文；而「龍龕手鑑」引用的古文，却多來自唐五代以前的寫本。自敦煌文書發現了唐寫本古文尚書殘卷，隸古定的面目，纔得到了較明確的認識。「龍龕手鑑」根據的是與敦煌同類的寫本；它所引用的古文，也可能和寫本隸古定有關。因此，我們要研究「龍龕手鑑」所引用的古文，首先要確定「龍龕手鑑」是否根據寫本編纂而成的一部字書。

「龍龕手鑑」的編纂人是遼代僧人行均，書名原作「龍龕手鏡」，宋時重刻遼翼祖嫌諱，始改鏡爲鑑。此書前有遼聖宗統和十五年（宋太宗至道三年，西元九九七年）沙門智光序，約略提到行均的身世。序云：「有行均上人字廣濟，俗姓于氏，派演青齊，雲飛燕晉，善於音韻，閑於字書，覩香嚴之不精，寓金河而載緝，九切功績，五變炎涼」。此書編制，和「說文」、「玉篇」都不相同。部首簡化爲二百四十二部，最後一部爲雜部，收無法歸類的雜字。初傳到中國時，沈括「夢溪筆談」提到它，頗加稱讚。但是此書到了清代，却受到文字學家極深的鄙視，極低的評價。錢大昕「龍龕手鑑」跋云：「六書之學，莫善於「說文」，始一終亥之部，自「字林」、「玉篇」，以至「類篇」，莫之改也。自沙門行均「龍龕手鑑」出，以意分部，依四聲爲次，平聲九十七部，上聲六十部，去聲二十六部，入聲五十九部，始金終不，以雜部殿焉。每部又以四聲次之。計二萬六千四百三十餘字。其中文、支不分，白白莫辨，崑崙入於山部，鬪門入於門部，糞莽入於米部，瓢虬入於爪部。以几爲部首，而讀武平反，以一爲部首，而讀徒侯反；以𠂔爲部首，而讀居陵反。滴，音商，而又音都漚反，則混商於商；鋤音子泉反，而又音戶圭反，則混崙於雋。𠂔則多辛複出，𠂔則弓雜兩收。𠂔歪甬孳，本里俗之妄談；𠂔愆生𠂔，悉魚豕之訛字，而皆繁徵博引，汙我簡編，指事形聲之法，掃地盡矣！」李慈銘越縕堂讀書記抨擊得更厲害，他說：「此書俗謬怪妄，不可

究詰，全不知形聲偏旁之誼，又轉寫訛亂，徒淆心目，轉滋俗惑，直是廢書，不可用也。其部居誤認偏旁，不必論矣。且如既有瓦部，而甌鴈鸛等字皆入凡部，字俱从凡。既有瓜部，而瓠瓢瓢瓠爬等字皆入爪部，字俱从爪，此類蓋亦不勝究詰。特以其爲宋以前字書，墜文佚義或間有存者，披沙揀金，聊供采穫，故好古者亦頗蓄之，然其誤人實不淺也」。由於清儒對「龍龕手鑑」鄙棄，這部書一直不受人重視。近人羅振玉氏對此書雖稍有褒辭，說它「多存六朝鄙別字，「玉篇」、「廣韻」均所未收者甚夥，行均撰集成書，有功於文字甚大」。但仍譏其「譌誤多有，不勝指摘，繙流疏於考覈，不足深責」。他們都不曾注意到行均這部字書的特點，他們沒有發現行均是根據當時的寫本編成的字書，而他編成的字書正是供給寫本讀者查考之用，以致千年來湮沒了編書者的用心。使得這部「龍龕手鑑」遭受冷落，忽視了它的價值，未能發揮它應有的功能。

多年來，我閱讀敦煌卷子，發現寫本的文字，紊亂到了極點，尤其是晚唐五代時的寫本，滿紙都是訛俗文字，但是訛俗的文字，又自有它的條理和系統。如果不仔細觀察，擅自主張，便會陷於錯誤之中而不自覺。例如精研甲骨鐘鼎石刻以及敦煌寫本的羅振玉先生，他在「龍龕手鑑跋」中說：「考姓字從外生，臆斷其文，當是甥字別體，此注音外，疑未必然」。「龍龕手鑑」的姓字，也見於敦煌寫本，斯三二八卷「伍子胥變文」：「子胥有兩個姓甥」，伯二七九四卷作「子胥有兩個甥甥」；「（敦煌變文集、搜神記）中村不折藏本：「知是甥甥」，伯五五四五卷作「知是外甥」，可見姓、甥都是外字的俗寫。因與甥連文，偏旁連類或加生作姓，或加男作甥，「龍龕手鑑」是據寫本編製，音外是對的，羅氏臆斷却錯了。所以閱讀敦煌寫本，最難克服的便是文字的障礙。據我歷年讀敦煌寫本的經驗，簡括說來，有字形無定，偏旁無定，繁簡無定等等的現象。敦煌卷子俗寫，人入不分，雨兩不分，以及門門不分，瓜瓜不分等等，這是字形無定的例子；偏旁寫法，更加混亂，如彳彳不分，巾巾不分，木扌不分等等，這是偏旁無定的例子；佛作仏，寶作𠔁，寵作寵，席作席，這是繁簡無定的例子（詳見拙作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學之研究，中央研究院漢學會議論文集）。這類紊亂的寫本文字，既無字書可查，又無版本可校，像瓜字和爪字，雨字和兩字，寫法混淆不分，令我無限困惑。恰好看到文字學家錢大昕諸人攻擊「龍龕手鑑」的缺點，正和我看到敦煌寫本的情況如出一轍，所以我忽然悟到行均是根據寫本來編纂「龍龕手鑑」這部字書的。他爲了便利讀寫本的人可以據形檢字，故爬瓢等字，既收入瓜部，又收入爪部，使讀者

立刻可從瓜部或爪部中查獲。我統觀「龍龕手鑑」全書，列舉它根據寫本編纂成書的重要證據如下：

(甲) 分別部居與寫本實際情況相應

「龍龕手鑑」分別部居，受到錢、李諸家攻擊，所稱部居混淆，無一不是寫本的實況。寫本文字混淆，所以「龍龕手鑑」分部也隨之混淆。如「龍龕手鑑」：

衣部，祐，注云：「胡古反，福也」。

衤部，祐，注云：「胡古反，福也」。

案：此因寫本祐字或從衣作祐，或從衤作祐，故衣、衤二部均收。

又，

方部，旅，注云：「俗，音呂，祭名也」。

衣部，袿，注云：「俗，音呂，祭名也」。

衤部，袿，注云：「音呂，祭山川名也」。

案：此因寫本旅字或從方作旅，或從衣作袿，或從衤作袿，故方、衣、衤三部兼收。

又，

月部，牀，注云：「土莊反，牀榻也」。

牛部，牀，注云：「俗，土莊反，牀榻也」。

案：此因寫本偏旁月、牛不分，故牀或寫作牀。月部牆、戕、滄、牀、牂諸字偏旁也寫作牛，均兼收入牛部。

又，

人部，傲，注云：「正，五到反。傲慢也，倨也，蕩也，不敬也」。

彳部，傲，注云：「俗，五到反。慢也，倨也」。

案：此因寫本偏旁人、彳不分，故傲也寫作傲。人部低、但、優、俗諸字偏旁也寫作彳，故同時收入彳部。

又，

瓜部，瓠，注云：「正，音胡，瓠蘆，瓢也。又音護，瓜瓠也」。

爪部，瓠，注云：「音胡，瓠蘆，瓢也。又音護，匏器也。又音電，爪瓠也」。

案：此因寫本偏旁瓜、爪不分，故瓠也寫作瓠。瓜部瓢、瓠、瓠、瓠、瓠、瓠、瓠、瓠、

瓜𠂔等字的偏旁也寫作爪，故同時收入爪部。

這些偏旁混淆的現象，行均還一再說明，如衤部部首衤字注云：「此字與衣、示三部相涉」，很清楚地說明寫本從衣、從衤、從示之字往往不分。又兀部部首注云：「五忽反，高危兒，此部與尢部相涉」，故從尢之尗、尗等字，與從兀之𠂔𠂔等字同列部中。又如卷一文部部首文字注云：「字與支支部相濫」。支部部首支字注云：「說文云無點。又此部與文支三部俗字相濫，故出之耳」。卷四支部部首支字注云：「此字與支文三字相涉」。明言寫本從支、從文、從支的字往往不分。又卷二爪部部首爪字注云：「側絞反，指也。又古文示字。又爪部與瓜部相濫，瓜音古花反」。卷一瓜部部首瓜字注云：「古花反。又瓜部與爪部相濫，爪音側絞反」。卷四肉部部首肉字注云：「或俗作宀亦通。隸書變體作月，故與月部相濫耳」。卷二岡部部首岡字注云：「此字與四部相濫，故從俗者也」。因此四部與岡部均收羈、穉、旱、𦉳諸字。卷二几部部首几字注云：「居履反，案屬也。又烏光反，曲脛也。此字兩處收之耳」。因此几部收𦉳字，九部也收𦉳字，均音烏光反。甚至有同部一字重出而實為不同的字，如：

雨部平聲，𦉳，注云：「正，所江反，兩兒也，今作𦉳，同也」。

雨部入聲，𦉳，注云：「正，胡郭反，覆𦉳，大雨也」。

案：作大雨解的字當從雨，作兩貌解的字當從兩。這是雨、兩二字都寫作雨的明證。由上舉例證看來，「龍龕手鑑」分部收字顯然是根據寫本的實際情況來決定的。

(乙)「龍龕手鑑」收錄寫本獨有的文字

寫本的文字，有許多不見於其他字書，而惟「龍龕手鑑」獨有，可證明其來源必是寫本。如卷一生部有𦉳字，注云：「音外」。這一𦉳字，只見於敦煌寫本。又如「變文集」韓朋賦有𦉳字，各字書都沒有收錄。賦云：「宋王卽遣人𦉳之，不見貞夫。唯得兩石，一青一白。宋王覩之，青石𦉳於道東，白石𦉳於道西」。讀者不識𦉳字，故不明白賦文的意義。但是「龍龕手鑑」卷二手部卽收錄了𦉳𦉳二字，注云：「二俗，其月反，正作𦉳」。證以「廣韻」，掘字正作其月反，知𦉳卽掘字。認得寫本𦉳字，纔能了解賦文。又敦煌寫本有許多俗寫的合文，最令讀者困擾，如𦉳、苻二字，不見於任何字書，但「龍龕手鑑」卷二草部有𦉳字，注云：「莫朗反，草木冬生不死也。又音菩薩二字」。莫朗反是草𦉳字，音菩薩則是據寫本的文字。又有苻字，注云：「音菩提二字」，也是根據寫本文字而作的讀音。又「龍龕手

鑑」人部有𠄎字，注云：「此是九子二字，經文云仇子陀也。在廣弘明集第七卷」。案：𠄎當作𠄎，右旁作孕，故注云「此是九子二字」。經文仇子陀，寫本仇子二字合書爲𠄎，「龍龕手鑑」據寫本收𠄎字，刻本訛誤作𠄎。今檢「廣弘明集」卷七：「章仇子陀者，魏郡人，齊武平中爲儒林學士」。正符合「手鑑」的話，可見行均所依據的卽是「廣弘明集」的寫本。又「手鑑」卷一文部有𠄎字，注云：「誤，經音義云：「熱變二字，在四諦經」。此謂𠄎爲熱變二字合文。又卷一瓜部有𠄎字，注云：「作分布二字」；卷二爪部有𠄎字，注云：「經音義作分布二字呼」。此謂𠄎、𠄎都是分布二字的合文。凡此獨有的文字，既不見於刻本及字書，當然是來自寫本。

(丙) 「龍龕手鑑」爲寫本誤字作音

「龍龕手鑑」收錄了很多寫本的誤字，這是很特殊的現象，如卷四木部：

𣎵，注云：「誤，音浮；正作𣎵，兎罾也」。

案：𣎵乃寫本𣎵之誤字。

𣎵，注云：「誤，經音義作掘，渠物反，掘土也。在拔悲經」。

案：此拔悲經文寫本誤掘作𣎵。

又頁部：

傾，注云：「誤，音傾，側也。在『西域記』第六卷」。

案：此「西域記」第六卷寫本誤傾爲傾。（『西域記』第六卷有「基雕傾陷」。）

𣎵，注云：「誤，新藏作，字義合作𣎵，音雨，孔子頭也」。

案：此蓋『弘明集』第一卷仲尼反𣎵之𣎵，新藏寫本誤作𣎵。

此類寫本誤字，行均並收入「龍龕手鑑」中，因爲寫本既已通行，雖屬誤字，也應該收錄說明，以便讀者。

(丁) 「龍龕手鑑」根據俗寫字體歸部

「龍龕手鑑」收錄俗寫文字，卽依照俗寫字的形體來歸部，如卷二犬部：

𣎵，注云：「呼貫反，文彩明兒也」。

案：𣎵爲𣎵之俗寫，𣎵本從大，當入大部，此據寫本俗字收入犬部。（『說文』𣎵部）

又如卷四木部：

𠂔，注云：「誤，音浮，正作𠂔，兎罟也」。

案：此𠂔爲寫本𠂔字之誤，「龍龕手鑑」卽據誤寫歸入木部。

其他如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，本𠂔、𠂔、𠂔、𠂔的俗寫，「龍龕手鑑」都收入木部，這些都是行均根據寫本俗字誤字的字形來歸部的證明。

我們觀察前舉例證，「龍龕手鑑」是根據寫本文字編纂而成的這一事實，應該予以承認。承認了這一事實，我們發現「龍龕手鑑」所引用的古文，顯然和傳統許慎說文叙所稱的古文關係很疏遠，而與偽孔序所稱之隸古定古文很密切。考陸德明「經典釋文」叙錄列舉羣經的經名，只有尚書特別稱爲古文尚書，因爲它依據來作音的便是六朝流傳下來的隸古定本尚書。但是自從天寶三載詔衛包改爲今文，便喪失了六朝相傳的偽古文的真面貌；自從宋開寶五年陳鄂刊定「尚書釋文」，又喪失了陸氏「古文尚書音義」的真面貌。所幸敦煌石室流傳的寫本，尚保存了六朝相傳的「古文尚書」的真相，這些寫本文字，都是行均用來編纂「龍龕手鑑」的資料，因此我認爲「龍龕手鑑」所引用的古文，便是寫本中所稱的古文。現在巴黎國家圖書館所藏伯三三一五號寫本「古文尚書釋文」殘卷，存堯典舜典二篇（堯典殘缺），確是宋人未曾竄改的原本（拙稿敦煌唐寫本尚書釋文殘卷跋曾有詳說，見民國三十年東北大學志林學報第一期）。現在用「龍龕手鑑」引用的古文和「古文尚書釋文」寫本列表作一比較

「古 文 尚 書 釋 文」	「龍 龕 手 鑑」
𠂔 古變字	𠂔 古文音變（彡部）
中𠂔 古文作春	𠂔𠂔 古文上音（月部） 春下音時
𠂔 古歲字	𠂔 古文音歲（山部）
三 𠂔 馬王皆云四面朝於方岳之下也	三 古文四字（二部）
𠂔 𠂔 古聞字說文古作𠂔無此𠂔字	𠂔 古文音朝（軛部）
𠂔 古慎字	𠂔 二古文聞字（耳部）
𠂔 古文五字	𠂔 古文（目部）
𠂔 古從字	𠂔 古文五字（又部）
	𠂔 古文今作從（雜部）

𡗗 古穆字	𡗗 古文穆字 (文部)
受 本又作𡗗皆古 參終字說文作𡗗	𡗗 二古文終字 (自部)
𡗗 古文祖字古 物祖示多作𡗗	𡗗 音祖 (爪部)
𡗗 古封字古 文作𡗗	𡗗 古文音封 (山部)
𡗗 古齊字	𡗗 古文音齊 (二部)
𡗗 古文子	𡗗 古文音子 (子部)
𡗗 古其字	𡗗 二古文其字 (二部)
𡗗 古往字	𡗗 古文往字 (彳部)
𡗗 古陽字舉也	𡗗 古音羊今作揚 (支部)
𡗗 古流字	𡗗 二古文流字 (水部)
𡗗 古金字	𡗗 古文金字 (人部)
三臯 古文罪字從自辛	𡗗 古文罪字 (自部)
𡗗 古文惠字	𡗗 古文惠字 (心部)
𡗗 古稽字	𡗗 古文今作稽 (首部)
𡗗 古稷字也	𡗗 古文稷字 (禾部)
𡗗 古龍字	𡗗 古文龍字 (立部)
𡗗 本又作𡗗古夜字	𡗗 二古文音夜 (几部)

從上表看來，「龍龕手鑑」襲用「古文尚書」寫本的痕迹非常清楚。敦煌殘卷標明古文的，「龍龕手鑑」固然引作古文，即使未標明古文的，如三翰等字，也引作古文，這類例子尚多，在此表僅舉一條作例。總之，因為寫本標明是「古文尚書」，而「龍龕手鑑」根據的是寫本，所以它引用的古文，無疑的是根據這一類寫本的古文。「說文」裏的古文被「龍龕手鑑」引用，便是這個道理。

其次，唐代武周新字，董作賓氏曾撰「唐武后改字考」一文詳加考證。他引錄了「新唐書」卷七十六后妃傳，載初中：「作罍、𡗗、𡗗、**𡗗**、𡗗、𡗗、𡗗、𡗗、𡗗、𡗗、𡗗、○十有二文，太后自名罍」。又詳錄「資治通鑑」卷二〇四、「通志」卷三十五、六書五，「續

通志」卷七十一后妃傳，「宣和書譜」卷一，「集韻」諸書。說明武后新字的字數，有十二字說（『新唐書』、『續通志』、『資治通鑑』），有十四字說（『通鑑』胡注），十六字說（『通志』、『集韻』），有十九字說（『宣和書譜』）。徵引資料頗多，但敦煌寫本中保存了更多的武后新字。現在初步統計，「龍龕手鑑」收錄了照、天、地、日、月、星、國、人、臣、載、初、年、聖、證、授、正等十六字。這十六字，與敦煌寫本的武周新字相類，正因為「龍龕手鑑」的來源便是寫本。但「龍龕手鑑」徵引的武周新字，它都稱為古文。現在我列舉如後：

(一) 照 (𠄎)

𠄎 𠄎 𠄎 𠄎 𠄎	古文音照	(「手鑑」日部)
𠄎 𠄎 𠄎 𠄎	古文音照	(目部)

(二) 天 (𠄎)

𠄎 𠄎	二古文音天	(一部)
𠄎	古文音天 𠄎 同上	(一部)
𠄎	古文音天	(雜部)
𠄎	古文天字	(雜部)

(三) 地 (𠄎)

𠄎 𠄎	二古文音地	(山部)
𠄎 𠄎 𠄎	三古文音地	(土部)
𠄎	古文地字	(土部)

(四) 日 (𠄎)

𠄎	古文日字	(雜部)
---	------	------

(五) 月 (𠄎)

𠄎	古文月字	(匚部)
𠄎	古文音月	(雜部)
𠄎	音月	(辵部)

(六) 人 (𠄎)

𠄎	古文人字	(生部)
---	------	------

- 丕古文音人 (一部)
 (七) 臣 (𡗗)
 𡗗古文臣字 (雜部)
 𡗗音臣 (心部)
 (八) 載 (𡗗)
 𡗗古文音載今作載 (雜部)
 (九) 初 (𡗗)
 𡗗 古文音初 (金部)
 𡗗 古文音初 (金部)
 𡗗 𡗗 𡗗 三古文者初 (雜部)
 𡗗 音初 (雜部)
 𡗗 𡗗 二音初 (雜部)
 (十) 年 (𡗗)
 𡗗 古文年字 (雜部)
 𡗗 古文年字 (厶部)
 (十一) 聖 (𡗗)
 𡗗 𡗗 二古文音聖 (玉部)
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皆變體音聖 (長部)
 𡗗 音聖 (缶部)
 (十二) 證 (𡗗)
 𡗗 古文音證 (金部)
 𡗗 𡗗 二古文證字 (金部)
 𡗗 古文音證 (金部)
 𡗗 𡗗 𡗗 𡗗 四古文證字也 (金部)
 (十三) 授 (𡗗)
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𡗗 上古文授字 (禾部)
 𡗗 𡗗 二音受 (禾部)

(十四) 正 (𠂔)

𠂔 古文正字又平聲又俗方久反 (雜部)

(十五) 星 (〇)

𠂔 古文音星壘同上 (日部)

𠂔 古文星字 (厶部)

𠂔 音星 (雜部)

(十六) 國 (囙)

囙 囙 囙 囙 囙 五俗 (口部)

以上所舉十六字，和武周新字，幾乎全部符同。只有囙字形體相同，但注明是俗字而不是古文。壘字與說文篆文相同，壘字與說文古文壘近，但與「新唐書」所載作〇不同。臣字作𠂔，但未注明是古文；注明古文的却作𠂔。另有君字作𠂔，既未注明是古文，字形也和董說作𠂔者不合。除此以外，其他𠂔(照)、𠂔(天)、𠂔(地)、②(日)、𠂔(月)、𠂔(人)、𠂔(載)、𠂔(初)、𠂔(年)、𠂔(聖)、𠂔(證)、𠂔(授)、𠂔(正)等十三字，幾乎和董考完全相同。可見武后頒行的文字，「龍龕手鑑」把它看作古文。原因是武后新字，看起來很像隸古定「尚書」一類的文字，所以「龍龕手鑑」稱它為古文。又因寫本文字的字形無定，因此「龍龕手鑑」所收的武周新字，異體非常的多。計照字有九文，天字有六文，地字有六文(重一文)，月字有三文，初字有五文(另未注明古文者三文)，年字二文，聖字二文(另未注明古文者七文)，證字八文，授字七文(另未注明古文者二文)，星字三文(另未注明古文者一文)，正字二文(古文正字作𠂔，又作方久反的𠂔)。這種現象，我們可以從敦煌寫本遺留下來的武周新字得到證明。例如聖字，斯五二三卷作𠂔，斯八七卷作𠂔；證字，斯五二三卷作𠂔、作𠂔，斯二二七八卷作𠂔，斯五〇〇五卷作𠂔；臣字，斯二二七八卷作𠂔，斯五二三卷作𠂔，作𠂔；月字，斯二一七作②，斯五二三卷作𠂔、作𠂔。編纂「龍龕手鑑」的行均，他所看見的寫本，應該比我們能看到的寫本為多，因此「龍龕手鑑」所收錄的武周異體新字也應該比我們能看到的異體字為多。根據眼前呈現的事實，我們認為「龍龕手鑑」引用的這一部分古文應該是武周新字。

還有，南北朝俗書競作，所以寫本的俗字也特別多。試看「顏氏家訓·雜藝篇」：「大同之末，訛替滋生，蕭子雲改易字體，邵陵王頗行偽字，朝野翕然，以為楷式。北朝喪亂之

餘，書籍鄙陋，加以專輒造字，猥拙甚於江南。乃以百念爲憂，言反爲變，不用爲罷，追來爲歸，更生爲蘇，先人爲老，如此非一，徧滿經傳」。又「魏書、江式傳」云：「皇魏承百王之季，紹五運之緒，世易風移，文字改變，篆形謬錯，隸體失真，俗學鄙習，復加虛巧。……乃曰追來爲歸，巧言爲辯，小兒爲孺，神蟲爲蠶，如斯甚衆，皆不合孔氏古書，史籀大篆，許氏說文，石經三字也」。又韋述「集賢注記」載開元十九年集賢院四庫書中古代書云：「齊周紙墨亦劣，或用後魏時字，自反爲歸，文子爲學，欠畫加點，應三反四」。又「蘇氏演義」上云：「只如田夫民爲農，百念爲憂，更生爲蘇，兩隻爲雙，神蟲爲蠶，明王爲聖，不見爲覓，美色爲豔，口王爲國，文子爲學，如此之字，皆後魏流俗所撰，學者之所不用」。以上諸家所提到的北朝俗字，敦煌寫本中常常出現，也多半可從「龍龕手鑑」中找到，如：

𪔐	或作音歸	(來部)
𪔑	音蘇	(更部)
𪔒	古文今作憂	(心部)
𪔓	古螫通蠶正	(虫部)
𪔔	音婦	(自部)
𪔕	古文辯字	(言部) 案：功當作巧，刻本之誤。
𪔖	音弃	(不部) 案：弃、罷義同。
𪔗	正兩兒今作雙	(雨部) 案：雨、兩俗寫不分。
𪔘	古文音聖	(玉部) 案：日月，玉王，俗寫不分。
𪔙	俗正作國字	(口部)

這些俗字收錄在「龍龕手鑑」裏，有的也稱爲古文。其他俗字如休（古文，今作溺字，見人部），采（古文音舉，見乙部），𪔚（古文米字，見小部）等，也都稱爲古文。總體看來，「龍龕手鑑」中的古文，除部分是傳統相傳的所謂「說文」古篆籀文外，其他多數是隸古定古文，武周新字，以及流行的俗字。和傳統相傳的古文，可以說是同名而異實。所以我們徵用到「龍龕手鑑」中的古文，是應該分別處理，不可一概而論的。

附 記

自來研究武后新字者，吾國董彥堂先生，日本常盤大定教授（「武后新字の一研究」）皆著有專文以及其他涉及。此一問題的論述，似罕引證「龍龕手鑑」為說者。其實編纂「龍龕手鑑」的人，採錄寫本的武周新字，他附加的說明，確是研究武周新字有價值的資料。例如「宣和書譜」有一武周匡字，並且說是生字；諸家都認為它是錯誤，却說不出錯誤的原因。現在看到「龍龕手鑑」有匡字，注明是古文月字；又有迕字，注明音月。纔知道「宣和書譜」的匡，即是「龍龕手鑑」的迕，敦煌寫本匡作迕，匠作迕，此例不勝枚舉。迕、匡都是的異體，都是月字。「宣和書譜」只是錯認月的異體匡字作生字罷了。

癸亥立秋日，潘重規記於華岡

 敦煌學第六輯郭自得、郭長城合譯「般若心經
 觀在中國的變遷」勘誤表

頁	行	誤	正
18	9	Men, shikov	Men'shikov
20	12	「隅室心經」	「隅寺心經」
27	21	般若多經	般若心經
28	17	hrdaya	hṛdaya
	18	Hrdaya	Hṛdaya
29	6	Ség'uy	Séguy
	27	Astasāhasrikā	Astasāhasrikā ○○
30	11	ドミエヲイル	ドミエヴイル

敦煌學 第七輯

編輯者：
中國文化大學
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

出版者：
中國文化大學
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出版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